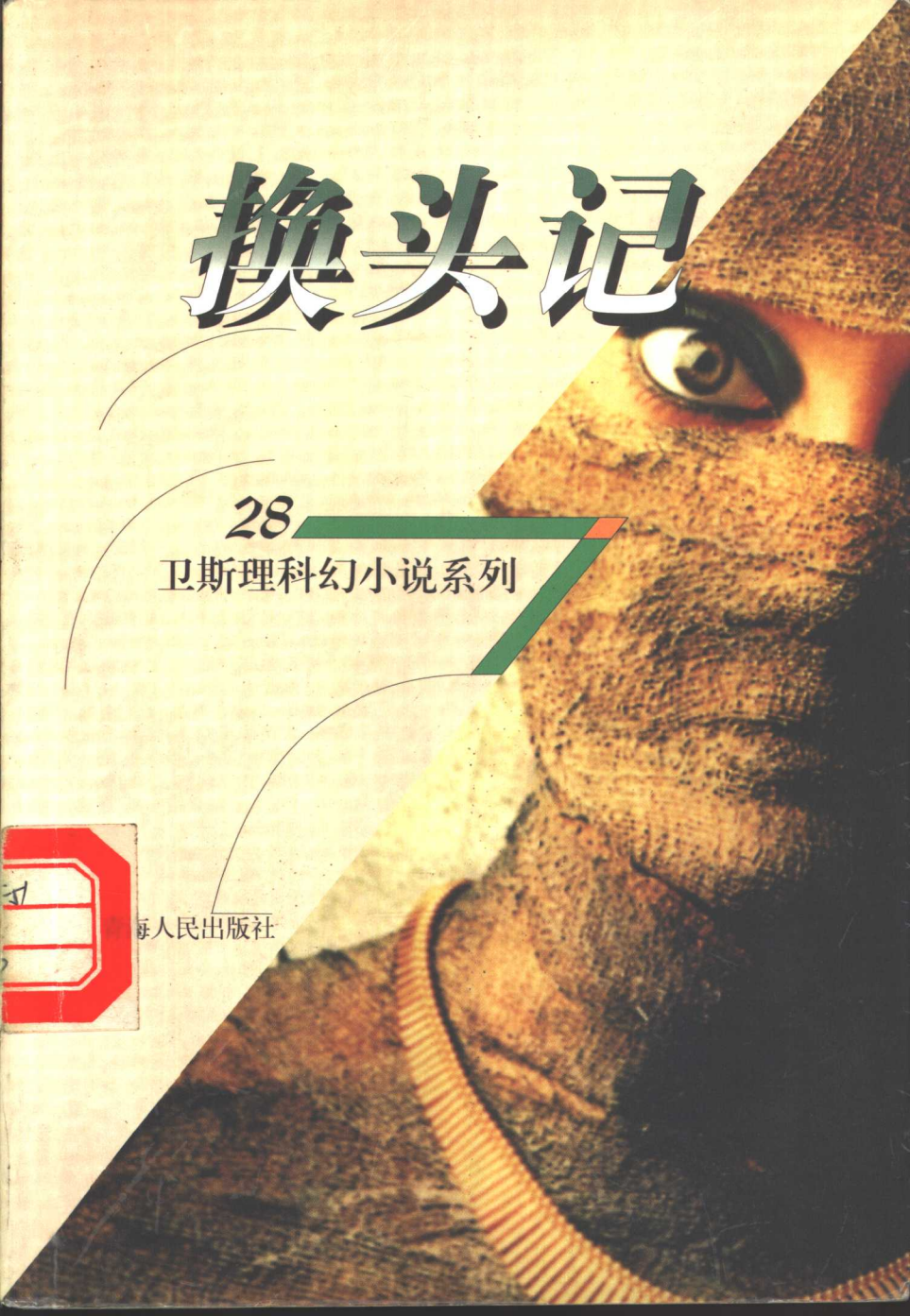


换头记



28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每人民出版社



I 247.55-5

1
228

71842

换头记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28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②⑧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发行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(全 73 册)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序 言

《换头记》在报上连载的时候，题目是《人造总统》，第一次出版就改了这个名字，很给人以奇诡震撼的感觉，所以一直用了下来。

人体中许多器官的移植，都已成了事实，人头，在理论上自然也可以移植。而在许多情形下，人的死亡，十分冤枉——如果有人头移植这回事，或是在人头离开身体之后，可以供给头部新鲜的血液，单独的一个人头，应该可以存活的。

《换头记》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作品，所以修正相当多，换头的设想，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，《陆判》一篇，写判官替一个丑女换头，过程奇诡妙趣之极——有机会，会把聊斋故事中精采妙趣奇诡可怖的，全部重写。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谜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一部：神秘机构武力邀谈

故事发生在二一〇〇年。

天气十分晴朗，我和一个朋友打高尔夫球，当我的一击，使得球儿飞到了我找寻不到的地方之际，在朋友的嘲笑下，十分尴尬，将球棒向地上一抛，表示我放弃这场比赛了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听得一个操着生硬的英语口音的人在我道：“年轻人，高尔夫球这种运动的特殊意义是：不论在甚么样的困境下，你都应该将球击入洞，当然，有捷径可走是最好，如果没有，你便必须克服所有的困难，而不是将球棒一抛就算数！”

我在一听得那声音时，便抬起头来，静静地听他讲完，然后，一声不出，拾起球棒去找球。终于找到，而且继续比赛下去，等到十八个洞打完，我以三杆领先取胜。

我离开那个高尔夫球场的时候，在门口又碰到他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

他约莫有五十岁，一头金发，典型的北欧高身材，他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奥斯教授。

奥斯教授曾受聘于世界十余家知名的大学，甚至苏联也聘他去讲学。而在他逗留在苏联的境内时，他和苏联的科学家创造了“双头狗”——那是生物学上移植的奇迹。和他合作的是苏联国家科学院勒柏辛斯卡院士，他们两人，将一只黑狗的头切下来，再在另一只黄狗的脖子上开一个洞，

将黑狗的头接上去，黑狗的头活在黄狗的身上，那黄狗变成有两只头。

这头举世震惊的“双头狗”活了七天，七天后，反倒是那“黑狗头”还活着，而黄狗头先死。

这种惊人的生物移植，后来并没有继续下去，那是因为勒柏辛斯卡院士突然失踪了。

在苏联，不论是部长也好，将军也好，院士也好，突然失踪，是司空见惯的事，但对奥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来说，这种事发生在他身边，发生在他的合作者身上，那自然令得他极不愉快。

是以，他离开了苏联。以后，也未曾从事同要瓣移植试验。

而根据他私下对人说，那一次的实验，若不是在后几天，勒柏辛斯卡院士，忽然心神不宁，以致犯了几个小错误的话，那只“双头狗”不会夭折，可以一直活下去，到寿命正常结束。

这一切，全是我在和奥斯论交之后才陆续知道的事。

我们论交之初，是在那高尔夫球场，他知道我终于赢了比赛，高兴得要邀我一齐去喝酒，我们在酒吧中消磨了一个傍晚。

以后，我们时时在一起饮酒，他是一个酒徒，但对中国酒一无认识，于是我便开始向他灌输中国酒各种知识，以及和中国酒有关的种种故事。

等到我们相交已有三个多月的时候，我才不经意地问到他：在这里做甚么？因为本城并没有一个学术机构，配

请他这样的学者来讲学。他的回答很简单，他道：“做实验，我只想在一个人不受人干扰的所在做实验，所以拣中了这里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不再问下去。

我们保持了片刻的沉默，他转着酒杯，那时他正在喝威士忌，酒中加了冰块。他的视线留在旋转的冰块上，忽然向我问一个十分突兀而且奇特的问题。

“卫斯理，”他叫着我的名字：“你说，一双皮鞋，在坏了鞋底之后，换了一个鞋底，是不是可以说那是原来的皮鞋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望了他半晌，然后回答。

他像是对我的回答不够满意，是以皱着眉头，仍然看着冰块不出声。

我终于补充道：“应该说一半是，因为换了鞋底。”

“那么你的意思是，如果过了一些日子，面也坏了，那么，再换了面之后，那人所穿的鞋子，和他原来的鞋子，完全没有关系了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奥斯的问题听来虽然滑稽，但是要回答起来，却也不容易。

如果说，在换了鞋底，又换了鞋面之后的那双鞋子，和原来的鞋子，已全然没有关系，那是很难如此讲的，因为如今这双鞋子，是旧鞋换了鞋底，又换了鞋面而来的。但如果说有关系的话，鞋底鞋面全换过了，又有甚么关系？

这其中，含有逻辑学上相当深奥的问题，是以我想了足有两分钟之久，才道：

“不!”他一口饮尽杯中的酒，放下酒杯，简单地回答我，然后，显得有点神思恍惚，甚至不道别，就离去了。

我感到十分奇怪，因为奥斯教授从来也不是这样不讲礼貌的人。

而这时，他既然有这种反常的行动，那我就可以肯定他一定有着心事。

本来，在他走开之际，我想追上去问个究竟，以这几个月的交情而论，可以分担他的心事。

但是，刚走出两步，在还未曾推开酒吧的玻璃门之际，便站定了脚步，因为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改变了追上他的主意。

我想到，他可能是由于实验上遇到了甚么难题，所以才心不在焉，这是科学家的通病，正如爱迪生将怀表放在水中当鸡蛋来煮，对于他实验上的难题，我无能为力，如果文不对题地去帮助，那只不过增加他烦恼而已。

我停了脚步，正待转过身来，喝完我杯中的酒，忽然身后有人逼近。接着，便是一只手加在我的肩头上。

我是过惯冒险生活的人，如果是老朋友，绝对不会在背后一声不出地将手放在我肩头上，因为这会使我紧张!

而这时，我的确十分紧张，身子陡地一斜，摆脱了那只手，同时疾转过身来。

在我转过来的同时，我右手五指并紧，已然作出了一个随时可以向前插去的姿势，但是并没有出手。

因为虽然有两个大汉站在我的面前，但他们都带着笑脸，你不能打带有笑脸的人，是不?

他们的笑脸十分怪异：硬装出来的！

而且，两个人的服装十分异特，那种类似大酒店侍者的服装，好像是一种流行的制服。

两个大汉毫无疑问孔武有力，而且，他们将手放在我的肩头上，也绝不是认错了人，我瞪视着他们，他们中的一个道：“喝一杯酒？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我本来就在喝酒。”

那人脸上的笑容，看来更使人不舒服了，他再道：“请你喝一杯，有事要和你谈谈。”

我再冷冷地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于和陌生人交谈，并不是我喜欢的事！”

我看得出，那两人是尽力在抑遏着怒意，他们一定有相当权势，惯于发怒。当他们脸现怒容的时候，他们的样子，十分阴森可怖。

但是他们像是知道，在我的身上，他们的权势不发生作用，是以怒容逐渐敛去，甚至勉强地笑了笑：“朋友，当你和奥斯教授，第一次在高尔夫球场相识的时候，他也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和你交谈的！”

那人的话，令我吃惊。

自从高尔夫球场那次之后，我和奥斯教授来往已好几个月，可以说这两个人在暗中跟踪奥斯教授，至少也有几个月了，而且他们的跟踪本领十分高，如果不是他们自行露面，我就未能察觉暗中有人在注意我们！

而从他们的口气听来，他们所注意的目标，是奥斯教授，不是我，那么，这会不会和他今晚的神态失常，以及

问我的那个怪问题有关？

我越想越感到好奇。

如果这时，那两个人忽然走了，我一定会追上去。但是那两个人显然比我更急，他们又催道：“怎样？”

我点头：“可以，你们可以请我喝一杯酒！”

我们一齐向前走去，坐在吧柜前，我在当中，他们两人在旁边，都要了酒之后，左边的那家伙开口：“你似乎是奥斯教授在这里的唯一朋友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不敢肯定，至少，是他的朋友之一。”

“你是他唯一朋友，”那人代我肯定：“我们也想请你帮忙一下，说服奥斯教授，去接受一项五百万美元的馈赠。”

我呆了一呆。

五百万美元，这虽然不是一个天文的数目，但也足够称得上一个大数目。奥斯教授不见得爱钱如命，但是钱的用途究竟很大，一个不贪财的人，也会想到有了钱之后的种种，例如奥斯教授，如果他有了五百万美元，那么，他自然可以建立一个相当完美的实验室！

我听了两人讲话，奥斯教授似乎坚决拒受这笔“馈赠”！

那么，显而易见，其中一定大有花样！

而且，对方拿得出那样一笔大数目来，那么他们究竟是甚么身份呢？

我有点不客气地道：“如果他不接受你们的馈赠，一定有理由，我想我们不必说下去了。”

那人呆了一下，然后压低了声音：“不，绝无理由，我

们绝无恶意的，可以说，是求他救我们，他如果嫌数目不够，只管再提出来，我们绝对保障他的安全——”

当那人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一定是我脸上奇异的神情使他觉得失言，是以他突然住了口，向我尴尬地一笑。

我心中急速地转着念，我所想的不外两个问题：他们究竟是甚么人？他们要奥斯教授做的，又是甚么事？

我道：“你刚才的话有语病，你们要给奥斯教授的五百万美元，并不是如你所说的馈赠，而是酬劳。”

那人侧头想了半晌，他显然是十分重视原则的人，即使是一词之微，他也要考虑再三，过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我立即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要他做甚么？”

那人的面色变了一变：“对不起，不能说，而且，你也不必问奥斯，因为他也不知道，你更不必到处去打听——如果不想对你不利的话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表示不在乎他的恐吓，然后，我又极不高兴地道：“我最不喜欢和说话吞吞吐吐的人谈话，谢谢你们的酒，我走了！”

我站起身来，那两个家伙急了，而且看来异常愤怒，竟不约而同，伸手就向我的肩头一推，将我推回座位上！

他们真是自讨苦吃！我许久未曾和人打架，以致手在发痒！当我坐回到我的座位上，而他们也开始晃着拳头向着我之际，我向它们作了一个动人得可以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微笑，然后，我双手齐出，对准了他们晃着的拳头，猛击过去。

四拳相交，他们的拳头，发出可怕的“格格”声，但是那种格格声，比起他们口中所发出的那种惊呼声来，实在算不了甚么。

他们两人开始后退，我却不想就此算数，身子向前一俯，又是双拳齐出！

这一次，我的双拳，重重地击中在他们的口部，他们的口，立时肿起，和经过风腊的猪肉差不多，他们也同时倒在地上。

酒吧中有人叫起好来，我从从容容地喝完了酒，那两人还没有站起来。当他们在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我用足尖碰了碰他们的身子：“记得，想打架，随时奉陪，绝不迟到早退！”

我在他们两人的身边走过，到了门口，再转过身来：“谢谢你们请我喝酒！”

我推开门，向外走去。

我骑着车，回到了家中，在向白素讲起这件事来之际，仍然禁不住笑个不停。

但是白素却显然不觉有甚么好笑，她还觉得十分忧虑：“那两个人行迹可疑，他们究竟要教授做甚么？”

我摇头道：“我也想不到他们要做甚么，当我问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们不肯回答，并且还恐吓我不许多问，这才将我惹火了的。”

白素蹙着双眉，道：“卫，奥斯教授遇到甚么麻烦了？我看他不会有甚么朋友，和他通一个电话？”

白素提醒了我，教授神态，的确有异于常，他有困难，

我应该帮助他。

我拿起了电话，拨了教授的号码，电话响了许久，没有人接应，我再打，又响了很久，等到我几乎想第二次挂上之时，突然“格”地一声，有人听了。

我忙道：“教授？”

教授的声音，十分疲倦：“是我，甚么事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教授，你可有甚么麻烦？希望你将我当作朋友。”

我的话说得十分含蓄，奥斯教授自尊心相当强，如果说要帮助他，或者他会觉得反感。

过了好久，才听得他的回答：“你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没有甚么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”

他其实是很有些“甚么”，但是既然不说，相信也必有原因，我想了解一下他的处境：“如果你肯答应，想参观一下你的实验室，方便么？”

奥斯教授道：“当然，欢迎，明天上午十一时，我等你。”

当晚，我们的交谈就到此为止。

在放下电话之后，我和白素两人研究了一下，由于我根本不知挨了打的两个人是甚么来头，而奥斯教授本身，又讳莫如深，是以无法想得出五百万美元的“馈赠”被拒绝，是怎么一回事。

第二天，我起得相当早，先到贸易公司去处理一些事务——只是官样文章，因为有一个十分能干的经理在管着公司业务。

十时十分，离开公司，奥斯教授住在郊区，需要有充

分的时间作准备。

当我来到电梯口之前，一切如常，电梯门打开，我跨进电梯的一刹那，身后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

紧接着，一个人在我身边擦过，“飕”地进了电梯。这种像是十分珍惜时间的人，其实最讨厌不过，我不禁瞪了他一眼。

一看到他，便不禁一呆。

那个人，是昨晚在酒吧中打架的两个人之一，而且，他的手中，正有一柄手枪对准了我！

我在一呆之际，我又觉出，有另一柄枪，自我的身后顶来，同时一个人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喝道：“进去，快！”

如果不是一前一后，被两柄枪指住，我会忍不住大笑。

因为我身后的那人，讲话之所以含糊不清，全是因为曾中了我的一拳，被我打破了嘴唇，打落了门牙之故。我未曾预料到会在这里遇伏，是以我没有抵抗的余地。

我走进了电梯，电梯门合上。

他们两人中的一个，操纵着电梯，使人奇怪的是，电梯不向下，却向上升去。

我勉力维持镇定：“我和人有约，如果你们的邀请，不必太多时间，我乐于接受！”

那两个人并不出声，而电梯这时已停在廿四楼。

电梯停在廿四楼，这不禁令我一震。

我的公司在这所高达三十四层的大厦之中，虽然不常来，但是我总也知道二十四楼是甚么所在。二十四楼，全由一间贸易公司占有，这间贸易公司的性质，和别的公司

有所不同，因为它专和一个地区发生贸易关系，这个地区，为了行文方便不妨称之为 A 区。由于这间贸易公司有这种特殊的关系，所以它实际上可以说是个半官方机构。

这间“五洋贸易公司”被视为是一个神秘的所在，也很自然，绝非秘密。

是以当电梯停在二十四楼，打开门，那两人押我出去时，我心头震动。我对间谍特务，一向抱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。

才一跨出电梯，那两人态度嚣张，公然扬着枪指着我，在走廊中的人，无不横眉怒目，如果想知道那些人的样子，只要看看通缉犯的照片，就可以思之过半。著名的脸相学家坚持说相貌可以表示这个人心中的犯罪倾向，很有道理。

来到走廊最末端的一扇门前，那两人推开了门，押着我进去，那里面看来完全是一家贸易行，职员正在忙碌地工作。

我才一进去，职员都停下工作来望我，其中的一个，望了我一眼之后，连忙转身，在他面前的打字机上，快速地打了十几下。

一个人推开一只大文件柜，现出一道暗门，那两个人沉声道：“从这扇门进去。”

我笑了笑：“里面是甚么，一头会喷火的九头龙？”

那两人脸一沉，这使得他们肿起的嘴唇更加突出。

这次，我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不等他们再说甚么，伸手去推那暗门，应手而开，里面是一间华丽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正中，是一张巨大的写字台，写字台后面的墙

上，挂着一幅高约七尺的人像，那是 A 区的终身总统，世界上最具侵略野心的独裁者之一。

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个子十分矮小的人。这么矮小的一个人，坐在如此巨大的写字台和高背真皮旋转椅之上，给人的感觉，应该十分滑稽。

但当时却没有这样感觉，我只觉得十分阴森，因为那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，有着一只极其阴森、炯炯有光的眼睛。

这一对出色的眼睛，不但改变了他本来猥琐的容貌，也使人不注意他那那可笑的矮个子，而感到他有一股异常的震慑力量，使得你站在他的前面，会感到一种被压逼感。

一眼间，我肯定那是一个极有来头，非同小可的人物，他那锐利的目光，在我的身上扫了一遍，才道：“请坐，对不起，我们必须请你来谈谈。”

我心中想，我必须不被他吓倒，他一定很知道自己的长处，知道那双厉害的眼睛可以给人以压逼感，使得人不由自主地退缩。

我偏偏不退缩，挺起了胸，直走过去，一直来到了他的写字台前面，然后，我双手撑着桌面：“你有甚么话只管说，我还有约会。”

那人道：“是的，我知道，和奥斯教授的约会。”

我愣了一愣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和奥斯的约会，我没有通知过任何人！

他得意地笑了起来：“别忘记，卫先生，在国外的特务工作也出名！”